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范來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注

唐紀五十四

起屠維赤奮若七月盡玄
貳執徐九月凡三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上之下

元和四年秋七月壬戌御史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

憑前為江西觀察使貪污僭侈丁卯貶憑臨賀尉

臨賀漢縣

屬蒼梧郡以臨賀水故名唐帶賀州

夷簡元懿之玄孫也

鄭王元懿高祖之子

上命

盡籍憑資產

財物田園人資以生謂之資產

李絳諫曰舊制非反逆不

籍其家上乃止憑之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

藍田與別

櫟音藥

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善謂之曰君送

楊臨賀誠為厚矣無乃為累乎

累良瑞翻

對曰晦自布衣蒙

楊公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它日為

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

朝直遙翻

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晦謝曰晦平生未嘗得

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

國乎 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

割德棣二州更為一鎮以離其勢并使承宗輸二稅請

官吏一如師道何如

李師道事見上卷元年

李絳等對曰德棣之

隸成德為日已久

貞元初王武俊破朱滔取德棣

今一旦割之恐承宗

及其將士憂疑怨望得以為辭況其鄰道情狀一同各

慮他日分割或潛相構扇萬一旅拒倍難處置願更三

思

旅衆也旅拒者挾衆而拒上命也處昌呂翻三息暫翻又如字

所是二稅官吏願因

弔祭使至彼自以其意諭承宗令上表陳乞如師道例

勿令知出陛下意如此則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

聽體亦無損上又問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

物故注已見漢紀史炤曰顏師古曰物故死也言其同
於鬼物而故也一日不欲斥言云其所服用之物皆

已故也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

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對

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蜀謂劉闢吳謂李錡易於反掌易

鼓翻故諂諛躁競之人躁輕也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

為國家深謀遠慮偽翻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

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

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

臂指用賈誼語意言

其順使也

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闢錡徒以貨

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

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

蔓連勢廣

膠固如膠之附著堅固也蔓連如蔓草之蔓延連屬也

其將士百姓懷

其累代煦嫗之恩

煦吁句翻嫗衣遇翻鄭玄曰氣曰煦體曰嫗

不知君臣逆

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為朝廷羞又鄰道平居

或相猜恨及聞代易必合為一心蓋各為子孫之謀亦

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餘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

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窬

西戎謂吐蕃北狄謂回鶻間古覓翻下同

其為憂

患可勝道哉

勝音升

濟季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

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

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處呂翻

時吳少誠病甚絳

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

復扶又翻上時掌翻

淮西事體與河北

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鄰無黨援相助朝廷命

帥帥所類

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臣願捨恒冀難

致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冀連兵事未如意蔡

州有豐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財力之用不足儻事

不得已須赦承宗

絳等之言後無不驗

則恩德虛施威令頓廢不

如早賜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以收鎮冀之心

此時未改恒州為鎮州史以後

來所改州名書之耳

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利既而承宗久未得

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壬午上乃遣京兆少尹裴武

詣真定宣慰

恒州古真定

承宗受詔甚恭曰三軍見迫不暇

俟朝旨議獻德棣二州以明懇款 丙申安南都護張

舟奏破環王三萬衆

林邑國至德後改號環王

九月甲辰朔裴武

復命庚戌以承宗為成德節度使恒冀深趙州觀察使

德州刺史薛昌朝為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觀察使考

異曰李司空論事初武衙命使鎮州令諭王承宗割德棣兩州歸朝廷武飛表上言一如朝廷意旨遂除昌朝

德棣節度及旌節至德州而昌朝已追到鎮州朝命遂不行比及武還事宜與先上表參差按實錄甲辰武至

自鎮州庚戌除昌朝非武未還據所昌朝嵩之子 薛嵩亦安

史舊將代王氏之壻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飛報先知 宗初來降

之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遽遣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

過魏州李安陽為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

矣勞力到翻比必利翻及也上以裴武為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

還使疏吏翻還音旋先宿裴垪家明旦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

絳見賢遍翻語牛倨翻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

守節不屈蓋貞元初李懷光據河中時也豈容今日遽為姦回蓋賊多

變詐人未易盡其情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

既蒙恩貸而鄰道皆不欲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間

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其初心者

李絳可謂洞見田季安王承宗之情開古

覓翻說式芮

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使入逆亂之地

翻誘音酉

使還一語不相應遽竄之遐荒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

以武為戒苟求便身率為依阿兩可之言

史炤曰依阿謂不特立其

說常附順人言兩可謂無所可否

莫肯盡誠具陳利害如此非國家之

利也且均武久處朝廷

處昌呂翻

諳練事體

諳烏含翻

豈有使還

未見天子而先宿宰相家乎臣敢為陛下必保其不然

為于
偽翻

此殆有讒人欲傷武及垣者願陛下察之上良久

曰理或有此遂不問丙辰振武秦吐蕃五萬餘騎至

拂梯泉

史炤曰拂薄勿切梯天黎切本又作
鵬鵠泉在豐州西受降城北三百里

辛未豐州

秦吐蕃萬餘騎至大石谷掠回鶻入貢還國者左神

策軍吏李昱貢長安富人錢八千緡滿三歲不償

貢吐
得翻

假貢
也

京兆尹許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日期滿不足

當死一軍大驚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付本軍孟
容不之遣中使再至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為陛

下尹京畿

京兆以長安萬年為京縣餘屬縣為畿縣

非抑制豪彊何以肅清

輦下錢未畢償豈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

栗

上遣中使諭王承宗使遣薛昌朝還鎮

使之遣還德州

承

宗不奉詔冬十月癸未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

尉吐突承瓘為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

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

唐實錄云開元二十年置諸道採訪處置使專以觀省風

俗黜陟官吏其後伐叛討有罪則置招討處置使處昌呂翺

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

以為國家征伐當責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為監軍自

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

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則承瓘乃制將也

制將言諸軍進退皆受制

於承瓘將即亮翻

又充諸軍招討處置使則承瓘乃都統也

都統

謂都統諸軍唐中世以後專征之任

臣恐四方聞之必窺朝廷四夷聞之

必笑中國

白居易之言自春秋書多魚漏師左傳風沙衛殿齊師來況吐突承瓘以寺人專征乎崇

觀間金人有所悔而動正如此

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為制將

都統自陛下始乎臣又恐劉濟茂昭及希朝從史乃至

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瓘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

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念承瓘勤勞貴之可也憐其忠赤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瓘職名太重者相屬

屬之欲翻

上皆不聽戊子上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

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給事中呂元膺穆

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

考異曰舊承瓘傳曰諫官御史上疏相

相屬言自古無中貴人為兵馬統帥者補闕獨孤郁段
平仲尤激切呂元膺傳元膺與給事中穆質孟簡兵部
侍郎許孟容等八人抗論不可若据承瓘傳則是九
人又平仲時為諫議大夫非補闕恐誤今從實錄

不得已明日削承瓘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為宣慰而已

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

橫戶孟翻

侵害政事讒毀忠貞上曰

此屬安敢為讒就使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

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跼蹻為廉良悌

意則毀龔黃為貪暴

李奇曰跼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蹻師古曰莊周云跼柳下惠之

弟蓋寓言也龔黃龔遂黃霸也譽音余蹻居畧翻悌符弗翻

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

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之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

自古宦官敗國者

敗蒲
邁翻

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

乎已亥吐突承瓘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恒州四面藩鎮

各進兵招討 初吳少誠寵其大將吳少陽名以從弟

從才
用翻

署為軍職出入少誠家如至親累遷申州刺史少

誠病不知人家僮鮮于熊兒詐以少誠命召少陽攝副

使知軍州事少誠有子元慶少陽殺之十一月己巳少

誠薨少陽自為留後 是歲雲南王尋閣勸卒子勸龍

晟立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將兵討王承宗聚其徒曰

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

自德宗討田悅不克王師不復跨河

今一旦越魏

伐趙趙虜魏亦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

超伍出位而言也蓋超出儔伍之中而言

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

呼曰壯哉兵決出格沮者斬

呼火故翻格音閣

幽州牙將絳人

譚忠為劉濟使魏

為于偽翻使疏吏翻

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

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

臣宿將而專付中臣

耆老也宿舊也

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

甲

關中之地古秦地也故謂關中之兵為秦甲

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

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

夸服謂欲自銜於筭畧以服臣下之心

若師

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如下且能不恥於

天下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

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

不先趙而後魏

先悉薦翻後戶遼翻

是上不下下不當魏而來

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

悉甲壓境號曰伐趙而可陰遺趙人書曰

犒苦到翻遺唯季翻下遺

同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

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

解罍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

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

長安在魏西為臣言能承上命不悖臣道於

趙有角尖之耗

角尖言所耗者小

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

無意於魏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

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

陽

堂陽漢縣屬鉅鹿郡唐屬冀州在州西南

忠歸幽州謀欲激劉濟討王承

宗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

今當作必

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後一日詔果來令濟專護北疆勿使朕復掛胡憂而得專心於承宗

復扶又翻

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

解獄謂釋其囚也斷丁亂翻

何

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

為于偽翻

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

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

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曰

盧從史鎮潞州故謂之潞人

燕厚

怨趙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

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也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

趙為怨天下無不知

自朱滔以來燕趙交惡

今天子伐趙君坐全

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以燕賣恩於趙敗

忠於上

言燕本忠於上而盧從史以計敗之敗補遺翻

兩皆售也

賣物去手曰售

是燕

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

嘈於天下耳

貯丁呂翻卒子恤翻嘈昨勞翻

惟君熟思之濟曰吾知之

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徇

譚忠頗有戰國說士之風

而心

為唐

五年春正月劉濟自將兵七萬人擊王承宗時諸軍皆未進濟獨前奮擊拔饒陽東鹿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四軍為恒州北面招討會于定州會望夜軍吏以有外軍請罷張燈張茂昭曰三鎮官軍也

三鎮謂河中西河東振武

何謂外

軍命張燈不禁行人不閉里門三夜如平日亦無敢喧

嘩者

唐制兩京及諸州縣街巷率置邏卒曉暝傳呼以禁夜行惟元夕張燈弛禁前後各一日

丁卯

河東將王榮拔王承宗洄湟鎮吐突承璀至行營威令

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左神策大將軍鄺定進戰死定進

驍將也

鄺定進擒劉闢有驍名

軍中奪氣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

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

唐制御史分司東都謂之東臺攝收也

擅

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一季俸召還西京至敷水驛

華州華陰縣西二十四里有敷水渠九域志華陰縣有敷水鎮

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呼

罵而入以馬鞭擊稹傷面

考異曰實錄云中使仇士良與元稹爭廳按稹及白居易

易傳皆云劉士元而實錄云仇士良恐誤今止云內侍

上復引稹前過貶江陵士

曹

復扶又翻前過謂擅令河南尹停務上知曲在中官故引前過以貶稹

翰林學士李絳

崔羣言稹無罪白居易上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

而稹先貶恐自今中使出外益暴橫

橫戶孟翻

人無敢言者

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

人肯為陛下當官執法疾惡繩愆

為于偽翻

有大姦猾陛下

無從得知上不聽上以河朔方用兵不能討吳少陽

三月己未以少陽為淮西留後

果如李絳之言

諸軍討王承

宗者久無功白居易上言以為河北本不當用兵今既

出師承瓘未嘗苦戰已失大將

謂鄆定進戰死也

與從史兩軍

入賊境遷延進退不惟意在逗留亦是力難支敵希朝

茂昭至新市鎮竟不能過

新市漢縣名屬中山郡唐初新市縣屬觀州武德五年廢

州并廢新市為鎮屬九門縣

劉濟引全軍攻圍樂壽久不能下

按劉濟時

軍瀛洲而攻樂壽樂壽時屬深州在瀛洲南六十里

師道季安元不可保察其情

狀似相計會各收一縣遂不進軍

譚忠之為田季安計者白居易已窺見之

矣陛下觀此事勢成功有何所望以臣愚見須速罷兵

若又遲疑其害有四可為痛惜者二可為深憂者二何

則若保有成即不論用度多少既的知不可即不合虛

費貲糧

費財也或曰當作資

悟而後行事亦非晚今遲校一日則

有一日之費更延旬月所費滋多終須罷兵何如早罷

以府庫錢帛百姓脂膏資助河北諸侯轉令彊大此臣

為陛下痛惜者一也

為于偽翻下同

臣又恐河北諸將見吳少

陽已受制命

言制以吳少陽為淮西留後

必引事例輕重同詞請雪

承宗若章表繼來即義無不許請而後捨體勢可知轉

令承宗膠固同類如此則與奪皆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實恐威權盡歸河北此為陛下痛惜者二也今天時已熱兵氣相蒸至於饑渴疲勞疾疫暴露驅以就戰人何以堪縱不惜身亦難忍苦況神策烏雜城市之人例皆不慣如此忽思生路

連兵不解不死於戰亦死於久此必思逃奔潰散為求生之路

一人若逃百人相扇一軍若散諸軍必搖事忽至此悔將何及此為陛下深憂者一也臣聞回鶻吐蕃皆有細作

細作古之謀者

中國之事小大盡知今聚天下之兵唯討承

宗一賊自冬及夏都未立功則兵力之彊弱資費之多
少豈宜使西戎北虜一一知之忽見利生心乘虛入寇
以今日之勢力可能救其首尾哉兵連禍生何事不有

萬一及此實關安危此其為陛下深憂者二也

其字衍
考異曰

白氏集云五月十日進據此疏云從史雖經接戰與賊
勝負畧均則是未就縛也此月戊戌從史已流驩州疑
五月當為四月故移於此

盧從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謀

事見上卷
上年五月

及朝廷興師從史逗留不進陰與承宗通謀令軍士潛

懷承宗號

凡行軍各有
號以相識別

又高芻粟之價以販度支

時吐
突承

璫總行營兵屯邢趙界邢州昭義巡屬也度吏割粟不能遠致以給行營就昭義市糴故盧從史得高其價以牟利度諷朝廷求平章事誣奏諸道與賊通不可進兵徒洛翻

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事裴垺引與語

為言為臣之義

為言于偽翻

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

陰謀及可取之狀垺令翊元還本軍經營復來京師

扶

又翻

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等款要

款誠也

垺言於上

曰從史狡猾驕狠必將為亂今聞其與承璫對營視承璫如嬰兒往來都不設備失今不取後雖興大兵未可

以歲月平也上初愕然熟思良久乃許之從史性貪承

瓘盛陳奇玩視其所欲稍以遺之

遺唯季翻

從史喜益相昵狎

昵尼質翻

甲申承瓘與行營兵馬使李聽謀召從史入營博

伏壯士於幕下突出擒詣帳後縛之內車中馳詣京師

考異曰承瓘傳曰承瓘出師經年無功乃遣密人告

王承宗令上疏待罪許以罷兵為解仍奏昭義節度使

盧從史素與賊通許為承宗求節鉞乃誘潞洲

牙將烏重胤謀執從史送京師今從裴垍等傳

左右驚

亂

從史之左右也

承瓘斬十餘人諭以詔旨從史營中士聞之

皆甲以出操兵趨譚

操七刀翻趨譚言

烏重胤當軍門

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敢違者斬士卒皆歛兵還部

伍會夜車疾驅未明已出境重脣承洽之子

新書作承
珖之子韓

愈烏氏先廟碑亦作承
珖一本云珖或作洽

聽晟之子也 丁亥范希朝張

茂昭大破承宗之衆於木刀溝

新唐書地理志定州新
樂縣東南二十里有木

刀溝有民木刀
居溝旁因名之

上加烏重脣之功欲即授以昭義節

度使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脣河陽以河陽節度使孟

元陽鎮昭義會吐突承璀奏已牒重脣句當昭義留後

句舌候翻
當丁浪翻

絳上言昭義五州據山東要害

五州澤潞邢
洛磁要害者

於我為要魏博恒幽諸鎮蟠結魏博一鎮恒一鎮幽朝
於敵為害魏博恒幽諸鎮蟠結一鎮謂之河朔三鎮

廷惟恃此以制之邢磁洛入其腹內邢州臨趙境磁洛
臨魏境其界犬牙

相誠國之寶地安危所繫也入為從史所據使朝廷旰

食今幸而得之承璀復以與重胤復扶又翻臣聞之驚歎實

所痛心昨國家誘執從史雖為長策已失大體不能明斥從史

之罪而行天討乃誘執之是為失體今承璀又以文牒差人為重鎮留後

為之求旌節偽翻無君之心孰甚於此陛下昨日得昭

義人神同慶威令再立今日忽以授本軍牙將物情頓

沮紀綱大索校計利害

校數也考也
計算也度也

更不若從史為之

何則從史雖蓄姦謀已是朝廷牧伯重脣出於列校

校戶

教

以承瓘一牒代之竊恐河南北諸侯聞之無不憤怒

恥與為伍且謂承瓘誘重脣逐從史而代其位彼人人

麾下各有將校能無自危乎儻劉濟茂昭季安執恭韓

弘師道繼有章表陳其情狀

張茂昭田季安
程執恭李師道

并指承瓘

專命之罪不知陛下何以處之

處昌
呂翻

若皆不報則衆怒

益甚若為之改除

偽于
偽翻

則朝廷之威重去矣上復使樞

密使梁守謙密謀於絳曰

復扶又翻

今重脣已總軍務事不

得已須應與節對曰從史為帥不由朝廷

事見二百三十六卷德宗

貞元二十年帥所類翻下同

故啓其邪心終成逆節今以重脣典兵

即授之節威福之柄不在朝廷可以異於從史乎重脣
之得河陽已為望外之福豈敢更為旅拒況重脣所以
能執從史本以杖順成功一旦自逆詔命安知同列不
襲其跡而動乎重脣軍中等夷甚多必不願重脣獨為
主帥移之它鎮乃愜衆心

愜苦叶翻

何憂其致亂乎上悅皆

如其請壬辰以重脣為河陽節度使元陽為昭義節度

使戊戌貶盧從史驩州司馬 五月乙巳昭義軍三千

餘人夜潰奔魏州

潰奔者盧從史之黨也

劉濟奏拔安平 庚申

吐蕃遣其臣論思邪熱入見

見賢通翻

且歸路泌鄭叔矩之

柩

平涼劫盟泌叔矩沒于吐蕃柩巨救翻鄭注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

甲子奚寇靈州

六月甲申白居易復上奏以為臣比請罷兵

易以鼓翻下同

復扶又翻下同上時掌翻下同上言比毗至翻

今之事勢又不如前不知陛下

復何所待是時上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

踰月不見學士李絳等上言臣等飽食不言其自為計

則得矣如陛下何陛下詢訪理道

理道治道也

開納直言實

天下之幸豈臣等之幸上遽令明日三殿對來

三殿麟德殿也

殿有三面故曰三殿三殿之西即翰林學士院對來者言明日當召對可前來也時召對廷臣詔旨率有對來
之語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承旨

李絳

唐置翰林學士之始無承旨永貞元年上始命鄭絳為承旨大詔令大廢置丞相之密畫內外之密

奏上之所甚注意者莫不專受專對翰林學士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間中隔花甬道承旨居北廳東第一
間謂白居易小臣不遜

白當作曰

須令出院

欲出居易不令復入翰林絳

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羣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雖少思

少思猶今人言欠入思慮也少詩紹翻

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

下各思箝口

箝其廉翻

非所以廣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

易如初

考異曰舊居易傳曰吐突承瓘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論辭情切至既而又

請罷河北用兵凡數千百言皆人之所難言者上多聽納唯諫承瓘事切上頗不悅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而無禮於朕朕實難耐絳對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誅事無巨細必言者蓋欲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陛下欲開諫諍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見聽納今從李司空論事

上嘗欲近

獵苑中至蓬萊池西

蓬萊池在蓬萊殿之北一曰太液池池中有蓬萊山自蓬萊池西出

玄武門入重元門即苑中重元門苑之南門南對宮城玄武門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

如且止秋七月庚子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

離間

間古覓翻

乞輸貢賦請官吏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

表請雪承宗

數所角翻章表請赦承宗

考異曰實錄淄青幽州累有按劉濟素與成德有怨攻

之最力白居易請罷兵狀云劉濟近日情似近忠今忽罷兵慮傷其意又豈緣劉濟一人惆悵而不顧天下遠圖然則濟豈肯請赦承宗今不取朝廷亦以師久無功丁未制洗雪承

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復以德棣二州與之

復扶又翻

悉罷

諸道行營將士共賜布帛二十八萬端匹

唐制布帛六丈為端四丈

為加劉濟中書令 劉濟之討王承宗也以長子緄為

副大使

長知兩翻緄古本翻

掌幽州留務濟軍瀛州次子總為瀛

州刺史濟署行營都知兵馬使使屯饒陽濟有疾總與

判官張玘

玘璵里翻

孔目官成國寶謀詐使人從長安來曰

朝廷以相公逗留無功已除副大使為節度使矣明日

又使人來告曰副大使旌節已至太原又使人走而呼

曰

呼火故翻

旌節已過代州舉軍驚駭濟憤怒不知所為殺

大將素與緄厚者數十人追緄詣行營以張玘兄臯代

知留務濟自朝至日是不食渴索飲

客山

總因寘毒而

進之乙卯濟薨緄行至涿州

涿州南至冀州百六十里冀州南至瀛州八十八里

總矯以父命杖殺之遂領軍務

嶺南監軍許遂振以

飛語毀節度使楊於陵於上上命召於陵還除冗官

於楊

音烏召於同冗官散官也冗而隴翻

裴垽曰於陵性廉直陛下以遂振故

黜藩臣不可丁巳以於陵為吏部侍郎遂振尋自抵罪

八月乙亥上與宰相語及神仙問果有之乎

憲宗信方士之

心已露於此

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

事各見本紀

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

事見二百一卷此高宗總章二年

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九月己亥吐突承瓘自行營還

自討王承宗還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辛亥

復為左衛上將軍充左軍中尉裴垕曰承瓘首唱用兵

事見上卷

上年四月疲弊天下卒無成功

卒子恤翻

陛下縱以舊恩不

加顯戮

吐突承瓘事帝於東宮故言舊恩

豈得全不貶黜以謝天下乎

給事中段平仲呂元膺言承瓘可斬李絳奏稱陛下不

責承瓘它日復有敗軍之將何以處之

復扶又翻處昌呂翻

若或

誅之則同罪異罰彼必不服若或釋之則誰不保身而

玩寇乎願陛下割不忍之恩行不易之典

有功必賞敗軍必誅此古

今不易之典

使將帥有所懲勸間二日

間如字

上罷承瓘中尉

降為軍器使

唐中世以後置內諸司使以宦官為之軍器庫使其一也宋白曰軍器本屬軍器監

中世置軍器使貞元四年廢武庫其器械隸於軍器使

中外相賀

裴垕得風疾

上甚惜之中使候問旁午於道

一縱一橫為旁午

丙寅以太

常卿權德輿為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義武節度使張

茂昭請除代人欲舉族入朝河北諸鎮互遣人說止之

說翰
芮翻

茂昭不從凡四上表上乃許之以左庶子任迪簡

為義武行軍司馬茂昭悉以易定二州簿書管鑰授迪

簡遣其妻子先行曰吾不欲子孫染於汚俗茂昭既去

冬十月戊寅虞候楊伯玉作亂囚迪簡辛巳義武將士

共殺伯玉兵馬使張佐元又作亂囚迪簡迪簡乞歸朝

既而將士復殺佐元奉迪簡主軍務

復扶
又翻

時易定府庫

罄竭閭閻亦空

周禮五家為比五比
為閭閻里中門也

迪簡無以犒士乃

設糲飯與士卒共食之

糲盧達翻
脫粟飯也

身居戟門下經月

藩鎮

府門列戟因
謂之戟門

將士感之共請迪簡還寢然後得安其位

上命以綾絹十萬匹賜易定將士壬辰以迪簡為義武

節度使

憲宗用任迪簡而得易定穆宗用張
弘靖而失幽燕節鎮命代可不謹哉

甲午以張

茂昭為河中慈隰晉絳節度使從行將校皆拜官右

金吾大將軍伊慎以錢三萬緡賂右軍中尉第五從直

求河中節度使從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貶慎為

右衛將軍坐死者三人初慎自安州入朝

入朝見上卷
元和元年

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

去羌

呂翻

會宥母卒於長安宥利於兵權不時發喪鄂岳觀察

使郝士美遣僚屬以事過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問

凶問

母卒之問也

先備籃輿即日遣之

籃輿即今之轎也

甲辰會王繡

薨

繡上弟也薨呼肱翻

庚戌以前河中節度使王鐔為河東節

度使上左右受鐔厚賂多稱譽之

譽音余

上命鐔兼平章

事李藩固執以為不可權德輿曰宰相非序進之官唐

興以來方鎮非大忠大勲則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

加之今鶚既無忠勲朝廷又非不得已何為遽以此名

假之上乃止

考異曰舊李藩傳曰鶚以錢數千萬賂權侍求兼宰相藩與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

曰王鶚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奏事果寢會要崔鉉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宜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翰林草麻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疎闊蓋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鶚來朝貴倖多譽鶚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
鶚有吏才工於完聚范希朝以河東全軍出屯從之

河北

謂討王承宗也

耗散甚衆鏐到鎮之初兵不滿三萬人馬

不過六百匹歲餘兵至五萬人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

倉庫充實又進家財三十萬緡上復欲加鏐平章事李

絳諫曰鏐在太原雖頗著績効今因獻家財而命之若

後世何上乃止

復扶又翻

中書侍郎裴垕數以疾辭位

數所

角翻

庚申罷為兵部尚書

十二月戊寅張茂昭入朝請

遷祖考之骨于京兆

張茂昭祖諡父孝忠皆葬河北

壬午以御史中

丞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鑰守

者不為開

鑠蘇果翻不為于偽翻

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難辯

真偽雖中丞亦不可元膺乃還

還音旋又如字

明日擢為重職

翰林學士司勳郎中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

懇切

橫戶孟翻懇誠至也

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

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陛

下言之而陛下惡聞

惡烏路翻

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

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也它日盡

言皆應如是已丑以絳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絳嘗從

容諫上聚財

從千容翻

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

不及河湟數千里淪於左社朕日夜思雪祖宗之恥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

多藏何用邪

淮西既平帝之所聚適為驕侈之資耳

六年春正月甲辰以彰義留後吳少陽為節度使 庚

申以前淮南節度使李吉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二

月壬申李藩罷為太子詹事

己丑忻王造薨

造代宗之子皇

叔祖也

宦官惡李絳在翰林

惡烏路翻

以為戶部侍郎判本

司判本司者判戶部職事唐自中世以後戶部侍郎或判度支故以判戶部為判本司此二十四司之司也

上問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餘羨弋線翻卿獨無進何也對

曰守土之官厚斂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

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

藏輸之內藏

斂力贍翻藏徂浪翻

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

臣不敢踵此弊也

自玄宗時王鉞歲進錢以供天子燕私至裴延齡而其弊極矣上嘉

其直益重之乙巳上問宰相為政寬猛何先權德輿

對曰秦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

扶人背

事見一百九十三卷
貞觀四年扶丑栗翻

是故安史以來屢有悖逆

之臣皆旋踵自亡

悖蒲內翻
又蒲沒翻

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

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夏

四月戊辰以兵部尚書裴垪為太子賓客李吉甫惡之

也

惡烏路翻

庚午以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盧坦為戶部

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謩為代北水運使有異

馬不以獻事下度支

謩知輦翻
下戶嫁翻

使巡官往驗未返上遲

之使品官劉泰昕按其事

唐內侍省有品官白身二千
九百三十二人昕許斤翻

盧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繼往豈大臣不

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就黜免上召泰昕還

還音旋
又如字

五月前行營糧料使于臯募董溪

行營謂前討
恒州行營

坐贓數

千緡敕貸其死臯謨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並追

遣中使賜死

春州漢合浦郡高涼縣地隋為高涼郡之
陽春縣唐置春州京師東南六千四百四

十八里封州至京師水陸四千五百一十里潭州古長
沙郡晉置湘州隋改潭州京師南二千四百四十五里

權德輿上言以為臯謨等罪當死陛下肆諸市朝

何晏
曰已

刑而陳其尸曰
肆朝直達翻

誰不懼法不當已赦而殺之溪晉之子

也董晉相德宗後鎮宣武薨于鎮

庚子以金吾大將軍李惟簡為鳳

翔節度使

李惟簡惟岳之弟也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朝夕相伺

伺相吏翻

更入攻抄

更工衛翻抄楚交翻

人不得息惟簡以為邊將當

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覩小利起事盜恩

生事邀功竊取

官賞是為盜恩

禁不得妄入其地

禁妄入吐蕃界

益市耕牛鑄農器以

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懇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

屬之欲翻

屢良遇翻又如字

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賜振武節度使

阿跌光進姓李氏

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

有三代

吉甫所謂十三代以秦漢魏晉宋齊梁陳北魏北齊周隋為數也

設官之多無

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

見賢通翻

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

賈音古是

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輩也今

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

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衆請敕有司

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

塗可減者減之又國家舊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錢

三十緡

永徽之制一品月俸八千開元二十四年令百官防閤庶僕俸食雜用以月給之摠稱月俸一

品為錢三萬一千

職田祿米不過千斛

唐初給一品職田六十頃祿七百石艱難

以來增置使額厚給俸錢

自兵興後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

大歷中權臣月俸至九千緡州無大小刺史皆千緡

新志

云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即此數也

常袞為相始立限約

事見二百

二十五卷代宗大歷十二年

李泌又量其間劇隨事增加

事見一百三十三卷

德宗貞元四年量音良下同

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猶有名存職廢

或額去俸存間劇之間厚薄頓異請敕有司詳考俸料

雜給量定以聞

按常衮為相增京官正員及諸道觀察使都團練使副使以下料錢李必為相

又增百官及畿內官月俸復置手力資課歲給錢左右衛上將軍以下又有六雜給一曰糧米二曰鹽三曰私馬四曰手力五曰隨身六曰春冬服私馬則有芻豆手力則有資錢隨身則有糧米鹽春冬服則有布絹絁綿射生神策大將軍增以鞋州縣官有手力

雜給錢李吉甫請就加詳校而量定之也

於是命給

事中既平仲中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

侍郎李絳同詳定 秋九月富平人梁悅報父仇殺秦

果自詣縣請罪敕復讐據禮經則義不同天

禮記曰父之讐不與

共戴 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端有

此異同固資論辯宜令都省集議聞奏

都省尚書都省

職方員

外郎韓愈議以為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不許復讐

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讐則人將倚法專

殺無以禁止其端矣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

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法

斷丁亂翻

而經術之士得

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讐者事發具申尚書

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

處昌呂翻

則經律無失其指矣

敕梁悅杖一百流循州

循州古龍川縣地舊志至東都四千八百里加東都至京師道

里從可知也

甲寅吏部奏準敕併省內外官計八百八員

諸司流外一千七百六十九人

黔州大水壞城郭

黔音

禽又其廉

翻壞音怪觀察使竇羣發溪洞蠻以治之

黔中觀察使領辰錦施叙

獎夷播思費南溪漆等州又有羈縻州五十大大率皆溪洞蠻也治直之翻

督役太急於是辰

淑二州蠻反

淑州本巫州天授二年改沅州開元十三年以沅原聲相近復為巫州大曆五年更

名淑州考異曰舊傳作辰錦二州今從實錄

羣討之不能定戊午貶羣開州

刺史

開州治開江縣因縣名州京師南一千四百六十里

冬十一月弓箭庫使

劉希光

唐內諸司使弓箭庫使在軍器庫使之下

受羽林大將軍孫璿錢二

萬緡為求方鎮

璿神六翻
為于偽翻

事覺賜死事連左衛上將軍

知內侍省事吐突承瓘丙申以承瓘為淮南監軍上問

李絳朕出承瓘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是上

曰此家奴耳曷以其驅使之久

承瓘事帝於東宮

故假以恩私

若有違犯朕去之輕如一毛耳

去羌呂翻

十六宅諸王既

不出閣

考異曰新李吉甫傳作十宅按舊紀自此至唐末皆云十六宅新傳誤也

余按開元以來

皇子多居禁中詔附苑城為大宮分院而處號十王宅中人押之就夾城參天子起居其後增為十六宅舊史曰開元於安國寺東附苑城為大宅分院而居號十王宅十王謂慶忠棟鄂儀潁永榮延濟其後盛儀壽豐恒

梁六王又就封入內宅此十六宅得名之始也

其女嫁不以時選尚者皆由官

官率以厚賂自達李吉甫上言自古尚主必擇其人獨

近世不然十二月壬申詔封恩王等六女為縣主委中

書門下宗正吏部選門地人才稱可者嫁之

稱尺證翻

已

丑以戶部侍郎李絳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考異曰舊傳曰吐

突承瓘恩寵莫二是歲將用絳為宰相前一日出瓘為淮南監軍翌日降制以絳同平章事新傳曰絳所言無

不聽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瓘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出瓘淮南監軍翌日拜絳同平章事今據實錄出

承瓘至絳入相五十四日舊傳云翌日誤也

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上頗知

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

上前

數所角翻

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閏月

辛卯朔黔州奏辰淑賊帥張伯靖寇播州費州

淑音叙

試太子通事舍人李涉

唐太子通事舍人屬右春坊員外郎正七品下掌導宮臣辭見

承令勞問此職事官也若李涉則試官

知上於吐突承瓘恩顧未衰乃授

匭上疏稱承瓘有功希光無罪承瓘久委心腹不宜遽

弃知匭使諫議大夫孔戣見其副章詰責不受涉乃行

賂詣光順門通之

戣渠龜翻武后垂拱四年置匭四枚共為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木位主春

色青配仁仁者以亭育為本以青匭置於東有能告養人及勸農之事者授之銘曰延恩匭南方火位主夏色赤配信信者風化之本以丹匭置於南有能正諫論時政得失者授之銘曰招諫匭西方金位主秋色白配義義者以斷決為本以素匭置於西有欲自陳抑屈者授之銘曰申冤匭北方水位主冬色玄配智智者謀慮之本以玄匭置於北能告以謀智者授之銘曰通玄匭以諫議補拾充使於朝堂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並即進入其詣光順門進狀者閣門使收而進之宋朝改知匭使為理檢使宋白曰光順門外即昭慶門匭居消

翻

殘聞之上疏極言涉姦險欺天請加顯戮戊申貶涉

峽州司倉

峽州古夷陵地蜀置宜都郡梁置宜州後魏改拓州取開拓之義周武帝以州扼三峽之

口改曰峽州舊志峽州京師東南一千八百八十八里

涉渤之兄

李渤時隱於少室山

殘巢

父之子也

孔巢父死於李懷光之難

辛亥惠昭太子寧薨

寧立為太子見

上卷四年三月

是歲天下大稔米斗有直二錢者

七年春正月辛未以京兆尹元義方為鄜坊觀察使初

義方媚事吐突承瓘李吉甫欲自託於承瓘擢義方為

京兆尹李絳惡義方為人故出之

惡烏路翻

義方入謝因言

李絳私其同年許李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

福欺罔聰明上曰朕諳李絳不如是

諳烏舍翻

明日將問之

義方惶愧而出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

對曰同年乃九州四海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

識情於何有

唐人謂同榜進士為同年至今猶然

且陛下不以臣愚備位

宰相宰相職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將用之況同年乎避嫌而弃才是乃便身非徇公也上曰善朕知卿必不爾遂趣義方之官

趣讀曰促

振

武河溢毀東受降城

東受降城瀕河河溢故毀城

三月丙戌上御

延英殿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

樂音洛下同

李

絳曰漢文帝時兵未無刃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厝火

積薪之下不可謂安

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

今法令所不能制者

河南北五十餘州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驚

唐六典烽火

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置得相望見不必要限三十里其逼邊境者築城而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隨賊多少為差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

虛此正陛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

旰古按翻

上欣然曰卿言正合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

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

他人是使姦臣得乘間弄威福

間古
覓翻

政事不理職此故

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

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

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非

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李吉甫常言人

臣不當強諫

左傳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
陸德明音義曰彊其良翻又其兩翻

使

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

失若陷君於惡豈得為忠上曰絳言是也吉甫至中書

卧不視事長吁而已李絳或久不諫上輒詰之曰豈朕
不能容受邪將無事可諫也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
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阼以來惠澤深矣而
威刑未振中外懈惰

懈古隘
翻怠也

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

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
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上
峻刑又數日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
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上以于頔峻刑之言為姦故吉甫愧前之失言

夏四月丙辰以庫部郎中翰林學士崔羣為中書舍

人學士如故

庫部郎掌戎器曲簿儀仗屬兵部

上嘉羣讜直

讜音黨

命學

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羣連署然後進之羣曰翰林舉動

皆為故事必如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

長知兩翻

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固不奉詔章三上

上時掌翻

上乃

從之五月庚申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

旱近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事竟如何李絳對曰

臣按淮南浙西浙東奏狀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設法

招撫

設為法制以招撫流亡之民

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豈肯無災

而妄言有災邪此蓋御史欲為姦諛以悅上意耳願得

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聞有災

當亟救之豈可尚復疑之邪

復扶又翻

朕適者不思失言耳

命速蠲其租賦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

治直日吏翻

盱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

禁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

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為理猶言為治唐避高宗諱
改治為理處昌呂翻樂音洛

六

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秋七月乙亥

立遂王宥為太子更名恒

更工衡翻恒戶登翻 考異
曰舊澧王憚傳曰時吐突承

璿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儲副承璿獨排羣議屬
澧王欲以威權自樹賴上明斷不惑承璿傳曰八年欲
召承璿還乃罷絳相位承璿還復為神策中尉惠昭太
子薨承璿建議請立澧王寬為太子憲宗不納立遂王
宥崔羣傳曰憲宗以澧王居長又多內助新傳亦曰惠
昭太子薨承璿請立澧王不從据實錄六年十一月承
璿監淮南軍閏十二月惠昭太子薨明年承璿乃召還
而新舊傳皆如此穆宗卒以此殺承璿蓋憲宗末年承
璿欲廢太子立澧王 恒郭貴妃之子也諸姬子澧王寬
耳非惠昭初薨時也

長於恒

長知兩翻

上將立恒命崔羣為寬草讓表

為子偽翻

羣曰

凡推已之有以與人謂之讓

推吐雷翻

遂王嫡子也寬何讓

焉

史言崔羣力為憲宗言立子以嫡不以長之義

上乃止

八月戊戌魏博節

度使田季安薨初季安娶洺州刺史元誼女

元誼奔魏見二百三

十五卷德宗貞元十二年

生子懷諫為節度副使

新志節度副使在行軍司馬之下節

度副大使則在行軍司馬之上河北三鎮以為儲帥

牙內兵馬使田興庭玠之子

也
田庭玠見二百二十六卷德宗建中二年

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

虐興數規諫

數所角翻

軍中賴之季安以為收衆心出為臨

清鎮將將欲殺之

將欲如字

興陽為風痺

痺必至翻冷濕病也

炙灼滿

身

炙居又翻灼艾也

乃得免季安病風殺戮無度軍政廢亂夫

人元氏召諸將立懷諫為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考

異曰論事集作十二今從實錄及舊傳

遷季安於別寢月餘而薨召田興

為步射都知兵馬使辛亥以左龍武大將軍薛平為鄭

滑節度使欲以控制魏博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

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

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上曰朕意亦以為然絳曰臣

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

一人恐其權任太重乘間而謀已故也

間古
訖翻

諸將勢均

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心不同其謀必泄欲

獨起為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加以購賞既重刑誅

又峻是以諸將互相顧忌莫敢先發跋扈者恃此以為

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

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固矣

帥所類翻粗坐
五翻讀從去聲

今懷諫乳臭

子不能自聽斷

斷丁
亂翻

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

均怨怒必起不相服從則曷日分兵之策適足為今日

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為屠肆

謂舉家見屠骨肉分裂若屠家之屠羊豕然掛肉於

析以為

則悉為俘囚矣何煩天兵哉

天子之兵謂之天兵

彼自列

將起代主帥鄰道所惡莫甚於此

惡烏路翻

彼不倚朝廷之

援以自存則立為鄰道所齏粉矣

齏與齏同戕西翻碎切薑蒜為之

故

臣以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

兵養威嚴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

須待也

使賊中知

之不過數月必有自效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

之敏速中其機會

中竹仲翻

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

鎮聞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

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它日吉甫

復於延英盛陳用兵之利

復扶又翻下同

且言芻糧金帛皆已

有備上顧問絳

顧廻視也

絳對曰兵不可輕動前年討恒州

恒戶登翻

四面發兵二十萬又發兩神策兵自京師赴之天

下騷動所費七百餘萬緡訖無成功為天下笑

謂吐突承雅計

王承宗也

今瘡痍未復人皆憚戰若又以敕命驅之臣恐非

直無功或生他變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勢明白願陛下

勿疑上奮身撫案曰朕不用兵決矣

撫拍也

考異曰

度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為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堂門壁每議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目按圖信如卿料矣按憲宗竟用李絳之策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傳所言今不

取絳曰陛下雖有是言恐退朝之後復有熒惑聖聽者

上正色厲聲曰朕志已決誰能惑之絳乃拜賀曰此社

稷之福也既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

數以愛憎移易諸將

數所角翻

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

朝直通翻

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興而拜

音環

宦請為留後興驚仆於地衆不散久之興度不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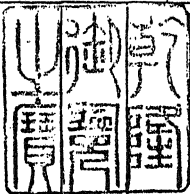
度徒洛翻

乃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

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

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

代宗廣德元年田承嗣帥魏博四世四十九年而滅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

三十九
四十九

詳校官修撰臣錢 榮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錄監生臣范來浦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注

唐紀五十五

起玄默執徐十月盡柔兆涒灘凡四年有奇

憲宗昭文章武大聖至神孝皇帝中之上

元和七年冬十月乙未魏博監軍以狀聞

以魏兵廢懷諫立田興之

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揣初委翻

李吉

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

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

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然後與之

此大歷貞元之

獎也為于偽翻下亦為正為度為當為同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

重朝廷為輕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機會一失

悔之無及吉甫素與樞密使梁守謙相結守謙亦為之

言於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勞

勞力到翻

今此鎮獨無恐更

不論

言恐其更不諭上意也

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博宣慰欲

俟其還而議之癸卯李絳復上言

復扶又翻

朝廷恩威得失

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願聖心勿疑

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陝

甫始也陝失再翻

乞明旦即降白麻除

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且欲除留後絳曰興恭順如此

言興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異乎河北諸鎮之為也

自非恩出不次則無以使

之感激殊常上從之甲辰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忠順未

還制命已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衆無不鼓舞

庚戌

更名皇子寬曰惲察曰悰寰曰忻察曰悟審曰恪

更工衡翻

惲於初翻

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

魏博自田承嗣以來

倔彊拒命至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

六州魏博貝衛檀相

剗河朔

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

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

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

以語絳

語牛據翻

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

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

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

復扶又翻

借使國家發

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

期讀曰暮

其費豈止百五

十萬緡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

為欲平定四方

為于偽翻下同

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

貯丁呂翻

十

一月辛酉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

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

復方目翻復除其賦役也

軍士受賜

歡聲如雷成德兖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徧

强者果何益乎

兖鄆即淄青平盧軍也鄆音運徧其勿翻强其兩翻

度為興陳君

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請度徧至

所部州縣宣布朝命

朝直遙翻

奏乞除節度副使於朝廷詔

以戶部郎中河東胡証為之

証之盛翻

興又奏所部缺官九

十員請有司注擬行朝廷法令輸賦稅田承嗣以來室

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間說百方興終不

聽

鄆李師道蔡吳少陽恒王承宗也恒戶登翻間古莧翻說輸苗翻

李師道使人謂宣

武節度使韓弘曰我世與田氏約相保援今興非田氏

族又首變兩河事

言田興悉心奉朝廷變兩河藩鎮故事

亦公之所惡也

惡烏路翻

我將與成德合軍討之弘曰我不知利害知奉詔

行事耳若兵北度河我則以兵東取曹州

曹州李師道巡屬也師

道懼不敢動田興既葬田李安送田懷諫于京師辛巳以懷諫為右監門衛將軍李絳奏振武天德左右良

田可萬頃請擇能吏開置營田可以省費足食上從之

絳命度支使盧坦經度用度

度支經度皆徒洛翻

四年之間開田

四千八百頃收穀四千餘萬斛

千當作十

歲省度支錢二十

餘萬緡邊防賴之

上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為

朕惜官

為于偽翻

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

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其才諳者尚不與

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

諸烏舍翻

復扶又翻
稱尺證翻

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

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

刑誰敢逃之上曰誠如卿言是歲吐蕃寇涇州及西

門之外

先寇涇州界進及涇州西門之外

驅掠人畜而去上患之李絳

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

京西鳳翔秦隴原涇渭也京北鄆寧丹延鄜坊

慶靈鹽夏綏銀宥也鎮兵注已見前

始置之欲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

掎角相應也今則鮮衣美食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

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

唐神策鎮兵分屯于外皆屬左右神策中

尉處昌呂翻
分扶問翻

比其得報虜去遠矣

比必利翻及也

縱有果銳之

將聞命奔赴節度使無刑戮以制之相視如平交左右

前却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據所在之地士馬及衣糧

器械皆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壹如臂之使指則

軍威大振虜不敢入寇矣上曰朕不知舊事如此當亟

行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

樂音洛

竟為

宦者所沮而止

八年春正月癸亥以博州刺史田融為相州刺史

融興之兄

也融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

兄弟皆幼失父母而兄年差長故長養其弟而教之

長知大翻

興嘗於軍中角射

角競也角射者以中為勝

一軍莫及融退而

扶之

扶丑栗翻打也

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

暴之時

猜暴之時謂田李安時也

勃海定王元瑜卒弟言義權知

國務庚午以言義為勃海王

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

上前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上鄙

之數

所角翻鄙陋也

辛未德輿罷守本官

辛卯賜魏博節度

使田興名弘正

司空同平章事于頔久留長安鬱鬱

不得志

二年頔入朝見二百三十二卷

有梁正言者自言與樞密使梁

守謙同宗能為人屬請

為于偽翻下同屬之欲翻

頔使其子太常丞

敏重賂正言求出鎮久之正言詐漸露敏索其賂不得

索山客翻

誘其奴走解之弃溷中

誘音酉溷戶困翻廁也

事覺頔帥其

子殿中少監季友等素服詣建福門請罪門者不內

帥讀

曰率唐大明宮端門曰丹鳳門其西曰建福門內即納字也

退負南牆而立遣人上

表閣門以無印引不受

唐制凡四方章表皆閣門受而進之頔方請罪既無職印又無

內引所以不受

日暮方歸明日復至

復扶又翻

丁酉頓左授恩王傅

仍絕朝謁

朝直選翻

敏流雷州

舊志雷州至京師六千五百一十二里

季友等

皆貶官僮奴死者數人敏至秦嶺而死

自藍田關南出度秦嶺

事

連僧鑒虛鑒虛自貞元以來以財交權倖受方鎮賂遺

遺音唯李翻

厚自奉養吏不敢詰至是權倖爭為之言上欲

釋之中丞薛存誠不可上遣中使詣臺宣旨曰朕欲面

詰此僧非釋之也存誠對曰陛下必欲面釋此僧請先

殺臣然後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詔上嘉而從之三月丙

辰杖殺鑒虛沒其所有之財

考異曰實錄在二月按長曆二月乙酉朔三月甲

寅朔丙辰三月三日甲子武元衡入知政事十一日也實錄脫不書月日

甲子徵前西川

節度使同平章事武元衡入知政事

元和元年武元衡出鎮西川至是召

還

夏六月大水上以為陰盈之象辛丑出宮人二百

車秋七月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兼理河

防

理治也

時受降城為河所毀

河毀受降城見上卷十年

李吉甫請徙

其徙於天德故城

天德故城在東受降城西二百里大同川乾元後徙天德軍於永齊柵宋

白續通典作永清柵其城則隋大同城之舊墟

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為受

降城張仁愿所築

事見二百九卷
中宗景龍元年

當磧口據虜要衝美

水草守邊之利地今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奈何捨萬

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況天德故城僻處确

瘠

處昌呂翻确克角翻
确确也瘠土薄也

去河絕遠烽候緊急不相應接

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震國二百里也及城使

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

卒子恤翻

以受降

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軍徒有其數而無

其實虛費衣糧將帥但緣私役使

緣私者並緣公役
之名而私使之

聚

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

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

德軍交兵止有五十人

考異曰實錄李光進請東受降城兼理河防又云以中受降

城及所管騎士一千一百四十人隸于天德軍舊傳盧坦與李絳叶議以為西城張仁愿所築不可廢三者不同莫知孰是今但云受降城所關疑也又李司空論事云中城舊屬振武有鎮兵四百人其時割屬天德交割惟有一千一百四十人是三城都數耳

器械止有一弓自餘

稱是

證稱尺

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邪卿

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乙巳廢天威軍

元和初并左右

神威爲一軍號天威軍神威軍本殿前射生軍也

以其衆隸神策軍 丁未辰

淑賊帥張伯靖請降

辰淑賊反事始上卷六年

辛亥以伯靖爲歸州

司馬委荆南軍前驅使

委屬也付也

初吐蕃欲作烏蘭橋

新志會州烏蘭縣有烏蘭關在縣西南吐蕃於河上作橋

先貯材於河側

貯丁呂翻

朔方

常潛遣人投之於河終不能成虜知朔方靈鹽節度使

王必貪

必支筆翻又頻筆翻

先厚賂之然後併力成橋仍築月城

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 冬十月回鶻發兵度磧南

自柳谷西擊吐蕃

新志西州交河縣北二百一十里經柳谷渡

壬寅振武天

德軍奏回鶻數千騎至鵠鵠泉

鵠鵠泉在西受降城北三百里鵠扶歷翻鶻徒

奚翻

邊軍戒嚴

振武節度使李進賢不恤士卒判官嚴

澈綬之子也

於時嚴綬尚在綬音受

以刻覈得幸於進賢進賢使

牙將楊遵憲將五百騎趣東受降城以備回鶻所給資

裝多虛估

資裝不給本色虛估其價給以他物趣士喻翻

至鳴沙遵憲屋處

處昌

呂翻

而士卒暴露衆發怒夜聚薪環其屋而焚之

環音官

卷

甲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寅夜焚門攻進賢進賢踰城走軍

士屠其家并殺嚴澈進賢奔靜邊軍

靜邊軍在雲州西一百八十里

羣臣累表請立德妃郭氏為皇后上以妃門宗彊盛

郭妃

暖之女子儀之孫女也

恐正位之後後宮莫得進託以歲時禁忌

竟不許

丁酉振武監軍駱朝寬奏亂兵已定請給將

士衣上怒以夏綏節度使張煦為振武節度使

煦呼將

夏州兵二千赴鎮仍命河東節度使王鐸以兵二千納

之聽以便宜從事駱朝寬歸罪於其將蘇若方而殺之

發鄭滑魏博卒鑿黎陽古河十四里以紓滑州水患

大河故瀆逕黎陽山之東後南徙為滑州患故復鑿古河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

黨大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

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

惡

惡鳥路翻

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

宦官皆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

見漢桓靈二帝紀

此皆

羣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深察之夫君子固與君子
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邪

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鏐遣兵五千會張煦於善羊柵

善羊

當作善陽唐朔州治善陽縣西北至
單于府百二十里柵蓋立於縣界

乙亥煦入單于都

護府

振武節度使治單于都護府

誅亂者蘇國珍等二百五十三人

二月丁丑貶李進賢為通州刺史甲午駱朝寬坐縱亂

者杖之八十奪色配役定陵

奪色者奪其品色也

李絳屢以足

疾辭位癸卯罷為禮部尚書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

瓘為淮南監軍

見上卷六年相息亮翻下同

至是上召還承瓘先罷

絳相甲辰承瓘至京師復以為弓箭庫使

觀李絳立朝本末亦庶乎

有大臣之節矣

左神策中尉

承瓘以喪師罷中尉為弓箭庫使今遂兼為之此憲宗之巧蓋持兩

端以觀朝議也李絳既罷誰敢復以為言乎

李吉甫奏國家舊置六胡州

於靈鹽之境

調露元年於靈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魯州麗州舍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為刺史

謂之六胡州鹽州與靈夏接境

開元中廢之更置宥州以領降戶天寶

中宥州寄理於經畧軍

長安四年併六胡州為匡長二州開元二十六年以廢匡州置

懷恩縣帶宥州縣管內有榆多勒城天寶中王忠嗣奏置經畧軍在宥州故城東北三百里宋白曰宥州應接天德南援夏州治長澤縣本漢三封縣地寶應以來因循遂廢今請復之以

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

党底朗翻

夏五月庚申復置宥州理

經畧軍取廊城神策屯兵九千以實之

大歷六年置肅戎軍於廊州之

廊城先是回鶻屢請昏

先悉薦翻

朝廷以公主出降其費甚廣

故未之許禮部尚書李絳上言以為回鶻凶彊不可無
備淮西窮蹙事要經營今江淮大縣歲所入賦有二十
萬緡者足以備降主之費陛下何愛一縣之賦不以羈
縻勁虜回鶻若得許昏必喜而無猜然後可以修城塹
蓄甲兵邊備既完得專意淮西功必萬全今既未降公

主而虛弱西城

西城謂西
受降城

磧路無備更修天德以疑虜

心

謂徙受降城
於天德也

萬一北邊有驚則淮西遺醜復延歲月

之命矣

復扶
又翻

儻虜騎南牧國家非步兵三萬騎五千則

不足以抗禦借使一歲而勝之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

上不聽

乙丑桂王綸薨

綸上弟也

六月壬寅以河中節

度使張弘靖為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弘靖延賞之子也

張延賞相德宗於貞元之間

翰林學士獨狐郁權德輿之壻也上

歎郁之才美曰德輿得壻郁我反不及邪先是尚主皆

取貴戚及勳臣之家

先悉薦翻

上始命宰相選公卿大夫子

弟文雅可居清貫者

史炤曰貫事也清貫猶言清職也

諸家多不願惟

杜佑孫司議郎悰不辭

悰藏宗翻

秋七月戊辰以悰為殿中

少監駙馬都尉尚岐陽公主公主上長女郭妃所生也

八月癸巳成昏公主有賢行

行下孟翻

杜氏大族尊行不趨

數十人

尊行之行下浪翻不趨與不啻同

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

度二十年間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至則與棕

謀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

卒子恤翻終也

奏請納之悉自

市寒賤可制指者

制指謂可制御而指使者也

自是閨門落然不聞

人聲 閏月丙辰彰義節度使吳少陽薨

考異曰實錄少陽卒在

閏月已丑下壬辰上而并元濟焚舞陽言之統紀舊紀少陽卒皆在九月按舊傳曰少陽卒凡四十日不為輟

朝唐紀張弘靖請為少陽廢朝贈官而實錄辛丑贈少陽右僕射然則已丑至辛丑才十二日耳豈容四十日不輟朝乎
今從新紀少陽在蔡州陰聚亡命牧養馬騾時抄掠壽

州茶山以實其軍

壽州有茶山抄楚交翻

其子攝蔡州刺史元濟

匿喪以病聞自領軍務上自平蜀

元和初平蜀

即欲取淮西

淮南節度使李吉甫上言少陽軍中上下攜離請徙理

壽州以經營之

淮南節度使治揚州欲徙治壽州以經畧淮西

會朝廷方討王

承宗

事見上卷四年五年

未暇也及吉甫入相田弘正以魏博歸

附

事見七年

吉甫以為汝州扞蔽東都河陽宿兵本以制魏

博今弘正歸順則河陽為內鎮不應屯重兵以示猜阻

辛酉以河陽節度使烏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

節度使徙理汝州己巳弘正檢校右僕射賜其軍錢二

十萬緡弘正曰吾未若移河陽軍之為喜也

喜者喜朝廷之不猜

防魏博

九月庚辰以洛州刺史李光顏為陳州刺史充忠

武都知兵馬使

九域志陳州西南至蔡州一百九十里

以泗州刺史令狐通

為壽州防禦使通彰之子也

肅宗時令狐彰背史思明歸順

丙戌以山

南東道節度使袁滋為荆南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嚴

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吳少陽判官蘇兆楊元卿大將

侯惟清皆勸少陽入朝元濟惡之

惡烏路翻

殺兆囚惟清元

卿先奏事在長安具以淮西虛實及取元濟之策告李

吉甫請討之時元濟猶匿喪元卿勸吉甫凡蔡使入奏

者所在止之少陽死近四十日不為輟朝但易環蔡諸

鎮將帥

近其靳翻為于偽翻下同朝直遙翻環音官

益兵為備元濟殺元卿

妻及四男以圻射墉

圻哀乎翻墉也墉補鄧翻射墉也

淮西宿將董重

質吳少誠之壻也元濟以為謀主 戊戌加河東節度

使王鏐同平章事 李吉甫言於上曰淮西非如河北

四無黨援國家常宿數十萬兵以備之勞費不可支也

失今不取後難圖矣上將討之張弘靖請先為少陽輟

朝贈官遣使弔贈待其有不順之迹然後加兵上從之

遣工部員外郎李君何弔祭唐工部郎掌城池土木之工役程式元濟不

迎敕使發兵四出屠舞陽舞陽漢縣唐屬許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一百八十里焚

葉葉式涉翻掠魯山襄城關東震駭君何不得入而還還從宣翻

又如 冬十月丙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趙公李吉甫

薨 壬戌以忠武節度副使李光顏為節度使甲子以

嚴綬為申光蔡招撫使督諸道兵招討吳元濟

綬音受

乙

丑命內常侍知省事崔潭峻監其軍

考異曰實錄作談峻今從舊傳

戊辰以尚書左丞呂元膺為東都留守 党項寇振武

十二月戊辰以尚書右丞韋貫之同平章事

十年春正月乙酉加韓弘守司徒弘鎮宣武十餘年不入朝頗以兵力自負朝廷亦不以忠純待之王鐔加平章事弘恥班在其下與武元衡書頗露不平之意朝廷

方倚其形勢以制吳元濟故遷官使居鰲上以寵慰之

吳元濟縱兵侵掠及於東畿

東都畿也

已亥制削元濟官

爵命宣武等十六道進軍討之嚴綬擊淮西兵小勝不

設備淮西兵夜還襲之二月甲辰綬敗于磁丘

磁丘當作慈丘

縣屬唐州隋分北陽縣置取却五十餘里馳入唐州而

守之

九域志唐州東至蔡州三百五十里

壽州團練使令狐通為淮西兵

所敗

敗補邁翻

走保州城境上諸柵盡為淮西所屠癸丑以

左金吾大將軍李文通代之貶通昭州司戶詔鄂岳觀

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使討吳元濟

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邪即奏請自行許之公

綽至安州李聽屬橐鞬迎之

屬之欲翻橐姑勞翻鞬居言翻

公綽以鄂

岳都知兵馬使先鋒行營兵馬都虞侯二牒授之選卒

六千以屬聽戒其部校曰

校戶教翻

行營之事一決都將

總諸

部之軍者謂之都將

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

軍事

處呂翻

諸將無不服士卒在行營者其家疾病死喪

厚給之妻淫泆者沈之於江

沈弋質翻沈持林翻

士卒皆喜曰中

丞為我治家

為于偽翻治且之翻

我何得不前死故每戰皆捷公

綽所乘馬蹠殺圉人

蹠特計翻圉人掌養馬者

公綽命殺馬以祭之

或曰圉人自不備耳此良馬可惜公綽曰材良性駕何

足惜也竟殺之

駕音奴

河東將劉輔殺豐州刺史燕重

旰王鶚誅之及其黨

燕於賢翻旰古案翻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

者凡十年不量移

永貞元年貶王叔文之黨事見二百三十六卷量音良

執政有

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

與武元衡亦惡之

惡烏路翻

三月乙酉皆以為遠州刺史官

雖進而地益遠永州司馬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朗州司

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

永州古零陵郡隋置永州以永水為名京師南三千二百七十

四里柳州漢潭中縣地隋置馬平縣唐初置昆州貞觀改柳州至京師水陸相乘五千四百七十里朗州古武陵郡梁置武州隋為朗州京師東南二千一百五十九里播州即漢夜郎且蘭二國西南隅之地漢置牂柯郡唐置播州京師南四千四百五十里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

劉禹錫字夢得

萬無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願以柳易播會中

丞裴度亦為禹錫言曰

偽為于翻

禹錫誠有罪然母老與其

子為死別良可傷上曰為人子尤當自謹勿貽親憂此

則禹錫重可責也

重直用翻

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

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人子者耳然不欲

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明日禹錫改連

州刺史

連州漢桂陽陽山地唐置連州以郡南有黃連嶺為名京師南三千六百六十五里考異曰

舊禹錫傳元和十年自武陵召還宰相復欲置之郎署時禹錫作遊玄都觀詠看花君子詩語涉譏刺執政不悅復出為播州刺史禹錫集載其詩曰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按當時叔文之黨一切除遠州刺史不止禹錫一人豈緣此詩蓋以此得播州惡處耳實錄曰中丞裴度奏其母老必與此子為死別臣恐傷陛下孝理之風憲宗曰為子尤須謹慎恐貽親之憂禹錫更合重於它人卿豈可以此論之度無以對良久帝改

容而言曰朕所言是責人子之事然終不欲傷其所親之心明日改授禹錫連州趙元拱唐諫諍集裴度曰陛下方侍太后以孝理天下至如禹錫誠合哀矜憲宗乃從之明日制授禹錫連州既而語左右裴度終愛我切趙璘因話錄曰憲宗初徵柳宗元劉禹錫至京城俄而柳為柳州刺史劉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郡豈繫母在裴晉公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拜疏而未上耳非已上而不許也禹錫除播州時裴度未為相今從實錄及諫諍集

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

傳直

以為梓

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葦木之

材

技渠綺翻引羊晉翻度徒洛翻

視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宜

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

相息亮翻趨七喻翻勝音升

大

夏既成

夏與厦同胡雅翻

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倍亦猶相天下

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

稱尺證翻

居天下

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

者獨稱伊傳周召

召讀曰邵

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或

者不知體要銜能矜名

銜熒絹翻

親小勞侵衆官听听於府

庭

听魚隱翻又魚巾翻

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

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

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

華津之翻生也

凡木之性其根

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

子

蒔音侍更種也

其置也若弃則其天全而性得矣它植者則

不然根拳而土易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

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

爪側絞翻

搖其本以觀

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

者

長知兩翻

好煩其令

好呼到翻

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

卒子恤翻

旦

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督其蠶織吾小人輟饔

飧以勞吏之不暇

饔饕於容翻飧蘇昆翻饔飧熟食也勞力到翻

又何以蕃吾

生而安吾性邪

蕃音煩

凡病且怠職此故也

杜預曰此其職主也

此其

文之有理者也

梓人傳以諭相種樹傳以諭守令故溫公取之以其有資於治道也

庚

子李光顏奏破淮西兵於臨潁

田弘正遣其子布將

兵三千助嚴綬討吳元濟

甲辰李光顏又奏破淮西

兵於南頓

南頓漢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

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鄆

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赦元濟上不從

恒戶登翻鄆音運數所角

翻

是時發諸道兵討元濟而不及淄青師道使大將將

二千人趣壽春

趣七
喻翻

聲言助官軍討元濟實欲為元濟

之援也師道素養刺客奸人數十人厚資給之其人說

師道曰

說輸
苗翻

用兵所急莫先糧儲今河陰院積江淮租

賦請潛往焚之募東都惡少年數百劫都市焚宮闕則

朝廷未暇討蔡先自救腹心此亦救蔡一奇也師道從

之自是所在盜賊竊發辛亥暮盜數十人攻河陰轉運

院殺傷十餘人燒錢帛三十餘萬緡匹穀二萬餘斛於

是人情恇懼

恇去王翻怯也

羣臣多請罷兵上不許

諸軍討

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詣行營宣慰察用

兵形勢度還

還音旋又如字

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惟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

言有必克之勢故悅

考功郎

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

三小州申光蔡

殘弊困

劇之餘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

此以大小強弱之勢

也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

斷丁亂翻此以大歷貞元以來

言也因條陳用兵利害以為今諸道發兵各二三千人

勢力單弱羈旅異鄉與賊不相諳委望風懾懼

諸烏舍翻懾之

涉翻

將帥以其客兵待之既薄使之又苦或分割隊伍兵

將相失心孤意怯難以有功

將即亮翻下同

又其本軍各須資

遣道路遼遠勞費倍多聞陳許安唐汝壽等州與賊連

接處村落百姓悉有兵器習於戰鬪識賊深淺比來未

有處分

比毗至翻近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猶願自備衣糧保護鄉里若

令召募立可成軍賊平之後易使歸農

易以政翻

乞悉罷諸

道軍募土人以代之又言蔡州士卒皆國家百姓若勢

力窮不能為惡者不須過有殺戮 丙申李光顏奏敗

淮西兵於時曲

時曲在陳州澠水縣西南敗補邁翻

淮西兵晨壓其壘而陳

陳讀曰陣下同

光顏不得出乃自毀其柵之左右出騎以擊之

光顏自將數騎衝其陳出入數四賊皆識之矢集其身如蝟毛其子攬轡止之

攬以手擊取也

光顏舉刃叱去於是人

爭致死淮西兵大潰殺數千人上以裴度為知人 上

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李師道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

刺之

說輸芮翻下同刺七亦翻

元衡死則它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

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即資給遣之王承宗遣牙將尹

少卿奏事為吳元濟遊說

為吳于偽翻

少卿至中書辭旨不

遜元衡叱出之承宗又上書詆毀元衡六月癸卯天未

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突出射

之從者皆散走

射而亦翻從才用翻

賊執元衡馬行十餘步而殺

之取其顱骨而去

顱龍都翻首骨也

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

首墜溝中度氈帽厚得不死僉人王義自後抱賊大呼

賊斷義臂而去

儻苦念翻儻從也呼火故翻斷音短

京城大駭於是詔宰

相出入加金吾騎士張弦露刃以衛之所過坊門呵索

甚嚴

呵叱也索搜也索山客翻下大索同

朝士未曉不敢出門上或御殿

久之班猶未齊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

遺弃也左右金吾掌邏捕姦非

府縣京兆府及兩赤縣

曰毋急捕我我先殺汝故捕賊者不敢甚

急兵部侍郎許孟容見上言自古未有宰相橫尸路隅

而盜不獲者此朝廷之辱也因涕泣又詣中書揮涕言

請奏起裴中丞為相大索賊黨窮其姦源戊申詔中外

所在搜捕獲賊者賞錢萬緡官五品敢庇匿者舉族誅之於是京城大索公卿家有複壁重棹者皆索之

複壁夾壁

也重棹大屋覆小屋上下施椽其間皆可容物棹魯皓翻椽也史照憐蕭切

成德軍進奏院

有恒州卒張晏等數人行止無狀

無狀者無善狀也恒戶登翻

衆多

疑之庚戌神策將軍王士則等告王承宗遣晏等殺元衡吏捕得晏等八人命京兆尹裴武監察御史陳中師鞠之癸亥詔以王承宗前後三表出示百僚議其罪裴度病瘡卧二旬詔以衛兵宿其第中使問訊不絕或請

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謀得成

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賊

史言憲宗明斷故能成功

甲

子上召度入對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

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

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

兵事委度討賊甚急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

過古未翻

金吾皆伺察以聞

伺相史翻

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度奏

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

私第見客許之陳中師按張晏等具服殺武元衡張弘

靖疑其不實屢言於上上不聽戊辰斬晏等五人殺其

黨十四人李師道客竟潛匿亡去

考異曰舊張弘靖傳曰初盜殺元衡京

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郾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附御史臺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說弘靖疑其不實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說卒未得其實按舊呂元膺傳獲李師道將警嘉珍門察皆稱害武元衡者然則元衡之死必師道所為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詆元衡故時人皆指承宗耳今從薛圖存河南記

秋七

月庚午朔靈武節度使李光進薨光進與弟光顏友善

光顏先娶其母委以家事母卒光進後娶光顏使其妻

奉管籥籍財物歸于其奴

毛晃曰杜預云兄弟之妻相謂曰奴蓋妯娌相呼以身年

長少為名長曰奴少曰娣不以夫之長幼也今俗呼兄之妻曰奴弟之妻曰娣奴音詳里翻

光進反

之曰新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

而泣

甲戌詔數王承宗罪惡

數所具翻

絕其朝貢曰冀其

翻然改過束身自歸攻討之期更俟後命 八月己亥

朔日有食之

李師道置留後院於東都本道人雜沓

往來吏不敢詰

本道人謂兗州淄青人也

時淮西兵犯東畿防禦兵

悉屯伊闕師道潛內兵於院中至數十百人謀焚宮闕

縱兵殺掠已烹牛饗士明日將發其小卒詣留守呂元

膺告變元膺亟追伊闕兵圍之賊衆突出防禦兵踵其

後不敢迫呂元膺以東都防禦使為留守其所統兵曰防禦兵賊出長夏門望山

而遁唐六典東都城南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道北曰上東曰厚載東面三門中曰建春南曰永道北曰上東

北面二門東曰安喜西曰徽安西連禁苑苑西四門南

迎秋次遊義次籠煙北靈溪考異曰河南記曰賊帥嘗

嘉珍果於東都留後院潛召募二百餘人兼造置兵仗

部署已定會門子健兒有小過被笞責之遂使兄弟一

人告河南府當時飭兩縣驅丁壯悉持弓矢刀棒圍興

道坊院數重賊黨迫感遞相蹂躪四面矢下如雨俄然殄

滅因縱火焚其院宇志為煨燼今從實錄是時都城震駭留守兵寡弱元膺

坐皇城門

唐六典東都皇城在都城西北隅南面三門中曰端門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東面一

門曰宣耀元膺坐于左掖門下指使部分

分扶

意氣自

若都人賴以安東都西南接鄧號

九域志河南府西南抵虢州界三百二十

五里稍南抵鄧州界六百里

皆高山深林民不耕種專以射獵為生

人皆趨勇

趨丘妖翻捷也

謂之山棚元膺設重購以捕賊數日

有山棚鬻鹿賊遇而奪之山棚走召其儕類

儕士皆翻

且引

官軍共圍之谷中盡獲之按驗得其魁乃中岳寺僧圓

淨故嘗為史思明將勇悍過人為師道謀多買田於伊

闕陸渾之間以舍山棚而衣食之

為師于偽翻舍始夜翻

有訾嘉

珍門察者

訾即移翻姓也門亦姓也

潛部分以屬圓淨圓淨以師道

錢千萬陽為治佛光寺

分扶問翻治直之翻下同

結黨定謀約令嘉

珍等竊發城中圓淨舉火於山中集二縣山棚入城助

之

二縣陸渾伊闕也

圓淨時年八十餘捕者既得之奮鎚擊其

脛不能折

鎚直追翻脛戶定翻脚脛釋名曰脛莖也直而長似物莖折而設翻

圓淨罵曰

鼠子折人脛且不能敢稱健兒乃自置其脛教使折之

臨刑歎曰誤我事不得使洛城流血黨與死者凡數千

人留守防禦將二人

留守兵之將及防禦兵之將也

及驛卒八人皆受

其職名

職名李師道私所署衙前管軍職名給帖者也

為之耳目元膺鞫訾嘉

珍門察始知殺武元衡者乃師道也元膺密以聞以檻

車送二人詣京師上業已討王承宗不復窮治

復扶又翻

元

膺上言近日藩鎮跋扈不臣有可容貸者至於師道謀

屠都城燒宮闕悖逆尤甚不可不誅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上以為

然而方討吳元濟絕王承宗故未暇治師道也

史說得憲宗心

出事

乙丑李光顏敗於時曲

初上以嚴綬在河東所

遣裨將多立功

謂李光顏等也

故使鎮襄陽

襄陽山南東道節度治所

且督

諸軍討吳元濟綬無它材能到軍之日傾府庫賚士卒

累年之積一朝而盡又厚賂宦官以結聲援擁八州之

衆萬餘人屯境上

八州襄鄆唐隨均房郢復

閉壁經年無尺寸功裴

度屢言其軍無政九月癸酉以韓弘為淮西諸軍都統

弘樂於自擅

樂音洛

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

考異曰舊傳

曰弘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實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

軍都統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逗撓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國邀功如是按弘承宣武積亂之後鎮定一方居強寇之間威望甚著若有異志與諸鎮連衡跋扈如反掌耳然觀其始末未嘗失臣節朝廷若疑其有異志而更用為都統光顏重脣更受其節制非所以防之也且數日不怡有何狀可尋恐毀之過其實今從

李光顏在諸將中戰最力弘欲結其歡心

其可信者

舉大梁城索得一美婦人

宣武節度治大梁索山客翻

教之歌舞絲

竹飾以珠玉金翠直數百萬錢遣使遺之

遺唯李翻

使者先

致書光顏大饗將士使者進妓容色絕世一座盡驚光

顏謂使者曰相公愍光顏羈旅賜以美妓荷德誠深

渠妓

綺翻荷
下可翻

然戰士數萬皆棄家遠來冒犯白刃光顏何忍

獨以聲色自娛悅乎因流涕座者皆泣

座恐當作坐
為文從字順即

於席上厚以繒帛贈使者并妓返之曰為光顏多謝相

公

繒慈陵翻
為于偽翻

光顏以身許國誓不與逆賊同戴日月死

無貳矣 冬十月庚子始分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戶

部侍郎李遜為襄復郢均房節度使以右羽林大將軍

高霞寓為唐隨鄧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

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

調徒
弔翻

辛丑刑部

侍郎權德輿奏自開元二十五年修格式律令事類後

唐六典叙文法之名格三十四篇式三十三篇律十二篇令二十七篇會要曰開元二十五年刪緝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至今長

行敕近刪定為三十卷請施行從之

會要開元十九年裴光庭等奏令有

司刪撰格後長行敕六卷今又刪定二十五年以後長行勅為三十卷

上雖絕王承宗

朝貢未有詔討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屯兵於其境承

宗屢敗之

敗補遺翻下同

弘正忿表請擊之上不許表十上

上時

翻掌

乃聽至貝州丙午弘正軍于貝州

庚戌東都奏盜

焚栢崖倉

宋白曰河清縣有栢崖城杜佑曰栢崖城侯景所築在河清縣西

十一月

壽州刺史李文通奏敗淮西兵壬申韓弘請命衆軍合

攻淮西從之李光顏烏重胤敗淮西兵於小澥水拔其

城乙亥以嚴綬為太子少保

以討淮西無功也

盜焚襄州佛寺

軍儲盡徙京城積草於四郊以備火丁丑李文通敗淮

西兵於固始

固始前漢汝南郡之寢縣春秋之寢丘後漢更名固始唐屬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

一百四十五里

戊寅盜焚獻陵寢宮永巷

詔發振武兵二千

會義武軍以討王承宗

己丑吐蕃款隴州塞請互市

許之 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為賓友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論則其情可知矣 丁酉武寧節度使李愿奏敗

李師道之衆時師道數遣兵攻徐州

數所角翻

敗蕭沛數縣

敗補邁翻蕭沛皆漢縣唐屬徐州九域志蕭在州西五十里沛在州西北一百四十里

愿悉以步

騎委都押牙溫人王智興擊破之十二月甲辰智興又破師道之衆斬首二千餘級逐北至平陰而還

平陰古肥子國

漢肥城縣之地隋開皇十四年置榆山縣大業初改曰平陰取界內平陰古城為名時屬鄆州九域志在州東北一百二十里還

從宣翻又如字

愿晟之子也

東都防禦使呂元膺

請募山棚以衛宮城從之

乙丑河東節度使王鐸薨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

承宗上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為兩役

並興

兩役謂既討淮西又討恒冀也

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

征恒冀

恒戶登翻

上不為之止

為子偽翻

弘靖乃求罷十一年

春正月己巳幽州節度使劉總奏敗成德兵拔武強斬

首千餘級

敗補遺翻

庚辰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錢徽駕部

郎中知制誥蕭俛各解職守本官時羣臣請罷兵者衆

上患之故黜徽俛以警其餘徽吳人也 癸未制削王

承宗官爵命河東幽州義武橫海魏博昭義六道進討

韋貫之屢請先取吳元濟後討承宗曰陛下不見建中

之事乎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卒致朱泚之亂

事見二百二十六卷止二百二十八卷卒字恤翻

由德宗不能忍數年之憤邑

欲太平之功速成故也上不聽

隹兵者不祥之器張弘靖韋貫之之言蓋未可

厚

甲申盜斷建陵門戟四十七枝

斷音短

二月西川

奏吐蕃贊普卒新贊普可黎可足立 乙巳以中書舍

人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玄道之曾孫也

李玄道事太宗為文學館學士

乙卯昭義節度使郝士美奏破成德

兵

郝丑之翻

斬首千餘級

南詔勸龍晟淫虐不道上下怨

疾弄棟節度王嵯巔弑之立其弟勸利勸利德嵯巔賜

姓蒙氏謂之大容容蠻言兄也

南詔置弄棟節度於唐姚州之地程大昌曰南

詔有六節度曰弄棟永昌銀生劍川拓東麗水南詔王姓蒙氏嵯昨何翻巔音顛

已未劉總

破成德兵斬首千餘級 荆南節度使袁滋父祖墓在

朗山

袁滋陳袁憲之後陳亡憲入中國後居蔡州朗山縣宋白曰朗山漢安昌縣漢末改朗山以界內朗

山為名劉昫曰朗山漢安昌縣隋改朗山杜佑曰朗山漢朗陵縣宋避聖祖諱改朗山為確山請入朝

欲勸上罷兵行至鄧州聞蕭俛錢徽貶官及見上更以

必克勸之

更工衡翻

僅得還鎮

辛酉魏博奏敗成德兵拔

其固城乙丑又奏拔其鵝城

固城鵝城當在冀州南宮縣界

三月庚

午太后崩

太后王氏上之母也

辛未敕以國哀諸司公事權取中

書門下處分

只令宰相參決百司公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不置攝冢宰

唐中世以

來天子崩置攝冢宰倣古者百官總已
聽于冢宰之制然非能盡行古道也

壽州團練使

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拔鋤山

鐵五高翻又五到翻

已卯唐

鄧節度使高霞寓奏敗淮西兵於朗山斬首千餘級焚

二柵 幽州節度使劉總圍樂壽 夏四月庚子李光

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雲柵

陵雲柵在潞水西南鄆城東北蔡人立柵

於此以陵雲為名

斬首三千級

辛亥司農卿皇甫鏞以兼中

承權判度支鏞始以聚斂得幸

鏞補各翻斂力贍翻

乙卯劉總

奏破成德兵於深州斬首二千五百級乙丑義武節度

使渾鎬奏破成德兵於九門殺千餘人鎬城之子也

渾城

事肅代德有大功

宥州軍亂逐刺史駱怡夏州節度使田進

討平之五月壬申李光顏烏重胤奏敗淮西兵於陵

雲柵斬首二千餘級六月甲辰高霞寓大敗於鐵城

僅以身免

據舊書霞寓自蕭陂進至文城柵遇伏而敗意鐵城即文城柵以其堅不可破故謂之鐵

城耳宋白曰鐵城在新興柵東北新興柵在吳房縣西南文城東北

時諸將討淮西者勝

則虛張殺獲敗則匿之至是大敗不可掩始上聞

上時掌翻

中外駭愕宰相入見

見賢通翻

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

之常今但當論用兵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

不勝

音升

兵食不足者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

於是獨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罷兵者亦稍息矣已酉霞
寓退保唐州 上責高霞寓之敗霞寓稱李遜應接不

至

李遜主餉霞寓軍因得以罪歸之

秋七月貶霞寓為歸州刺史

歸州古之

秭歸吳立建平郡唐置歸州京師南二千二百六十八里

遜亦左遷恩王傳

恩王連代宗之

子以河南尹鄭權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荆南節度使

袁滋為彰義節度申光蔡唐隨鄧觀察使以唐州為理

所壬午宣武軍奏破郾城之衆二萬殺二千餘人捕虜千餘人 田弘正奏破成德兵於南宮殺二千餘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貫之性高簡好甄別流品呼好

到翻甄稽延翻察也別彼列翻

又數請罷用兵

數所角翻

左補闕張宿毀之

於上云其朋黨八月壬寅貫之罷為吏部侍郎 諸軍

討王承宗者互相觀望獨昭義節度使郗士美引精兵

壓其境已未士美奏大破承宗之衆於栢鄉殺千餘人

降者亦如之為三壘以環栢鄉

栢鄉漢縣屬鉅鹿郡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七里

今治在彭水之陽隋所置也屬趙州宋白曰趙州栢鄉縣春秋時晉鄆邑地漢置鄆縣光武改曰高邑北齊天保六年移高邑縣於漢房子縣東界今高邑縣是也隋開皇十六年於漢縣故城南十八里置栢鄉縣遷取漢栢鄉之名宋省栢鄉為鎮屬高邑環音宦

庚申葬莊憲皇后于豐陵

從順宗也

九月乙亥右拾遺獨孤朗坐請罷兵貶興元府倉曹郎

及之子也

獨孤及事代宗為文長於議論

饒州大水漂失四千七百

戶丙子以韋貫之為湖南觀察使猶坐前事也

前事謂請

罷用兵也

辛巳以吏部侍郎韋顓考功員外郎韋處厚等皆

為遠州刺史張宿讒之以為貫之之黨也覲見素之孫

韋見素天寶末為相

處厚賈之九世孫也

韋賈後周韋孝寬之兄賈翺正翻

乙

酉李光顏烏重胤奏拔吳元濟陵雲柵丁亥光顏又奏

拔石越二柵壽州奏敗殷城之衆拔六柵

殷城漢期思縣屬汝南郡

宋置苞信縣隋改曰殷城唐屬光州按九域志固始縣有殷城鎮

冬十一月壬戌朔

容管奏黃洞蠻為寇乙丑邕管奏擊黃洞蠻却之復賓

蠻等州

賓蠻當作賓蠻武德四年以故秦桂林郡地置淳州永貞元年更名蠻州

丙寅加

幽州節度使劉總同平章事李師道聞拔陵雲柵而

懼詐請輸款上以力未能討加師道檢校司空王鐸

家二奴告鶚子稷改父遺表匿所獻家財

去年王鶚薨

上命

鞠於內仗

新書儀衛志凡朝會之仗三衛者上分為五仗號衛內五衛一曰供奉仗以左右衛為之

二曰親仗以親衛為之三曰勳仗以勳衛為之四曰翊仗以翊衛為之五曰散手仗以親勳翊衛為之皆帶刀捉仗列坐東西廊下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閣外號曰內仗以左右金吾將軍當上中郎將一人押之遣

中使詣東都檢括鶚家財裴度諫曰王鶚既沒其所獻之財已為不少今又因奴告檢括其家臣恐諸將帥聞之各以身後為憂上遽止使者已已以二奴付京兆杖殺之
庚子以給事中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

赴京兆府初治事也

有神策小將躍馬橫衝前導公綽駐馬杖殺

之明日入對延英上色甚怒詰其專殺之狀對曰陛下

不以臣無似

無似猶言不肖也

使待罪京兆北京兆為輦轂師表

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

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將軍也上曰

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曰誰當奏者對曰

本軍當奏若死於街衢金吾街使當奏

金吾左右街使各一人掌分察

六街徼巡凡城內坊角有武侯鋪衛士驍騎分守大城門百人鋪三十人小城門二十人小鋪五人日暮鼓

八百聲而門閉乙夜街使以騎卒巡行叫呼武官暗探五更二點鼓自內發諸街鼓承振坊市門皆啟鼓三千

止

在坊內左右巡使當奏

程大昌雍錄曰長安四郭之內縱橫皆十坊大率當

為百坊亦有一面不啻十坊者故六典曰一百一十坊也坊皆有垣有門隨晝夜鼓聲以行啟閉巡使掌左右街百坊之內謹啟閉徵巡者也宋白曰廣德二年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王延昌充左巡使御史中丞源休充右巡使辛亥源休充都左右巡使元和八年薛存誠奏得兩巡御史狀以承平舊例兩街本屬臺司其所由每月衙集動靜申報如所報差繆舉勘悉在臺中又按唐監察御史十員裏行五員掌內外糾察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

上無以

罪之退謂左右曰汝曹須作意此人

言須為此人意務自謹敕朕

亦畏之

考異曰柳氏叙訓曰公穆宗朝為大京兆有禁軍校冒驍卒唱駐馬斃之明日延英對上云

云朝退上顧左右曰爾輩大須作意如此神采我亦怕他因話錄曰憲宗正色詰公專殺之狀公曰京兆尹在取則之地臣初受陛下獎擢軍中偏裨躍馬衝過此乃輕陛下法不獨輕臣臣杖無禮之人不打神策將軍按公綽憲宗穆宗朝俱嘗為京兆尹此事恐非穆宗所能為叙訓之誤也今從因話錄

討淮西諸

軍近九萬

近其新翻

上怒諸將久無功辛巳命知樞密梁守

謙宣慰因留監其軍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

勸死事庚寅先加李光顏等檢校官而詔書切責示以

無功必罰辛卯李文通奏敗淮西兵於固始斬首千

餘級 十二月壬寅程執恭奏敗成德兵於長河

長河

漢信都廣川縣地隋於廣川縣東八十里置長河縣元和四年移就白橋於永濟河西岸置縣十年又置

於河東小胡斬首千餘級 義武節度使渾鎬與王

城屬德州

承宗戰屢勝遂引全師壓其境距恒州三十里而軍

恒州

登承宗懼潛遣兵入鎬境焚掠城邑人心始內顧而搖

翻

會中使督其戰鎬引兵進薄恒州

薄伯各翻

與承宗戰大敗

奔還定州

九域志恒州至定州一百三十五里

丙午詔以易州刺史陳楚

為義武節度使軍中聞之掠鎬及家人衣至於保露

保郎

果陳楚馳入定州易州南至定州百四十里鎮遏亂者歛軍中衣以

歸鎬歛軍中所掠鎬家之衣也以兵衛送還朝朝直楚定州人張茂

昭之甥也史言河朔之人習於叛亂知奉其帥之親黨而已丁未以翰林學

士王涯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袁滋至唐州去斥候

呂去羌翻止其兵不使犯吳元濟境袁滋所謂開門揖盜者也元濟圍其

新興柵新興柵當在唐州東北界新立之以備蔡人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

是不復以滋為意復扶又翻朝廷知之甲寅以太子詹事李

愬為唐隨鄆節度使愬聽之兄也愬聽皆李晟之子初置淮

潁水運使揚子院米自淮陰汴淮入潁至項城入潁舊據

史時運米汴淮至壽州四十里入潁口又汴流至潁州
沈丘界五百里至於項城又汴流五百里入潁河又三
百里輸于鄆城得米五十萬石焚五百萬束省汴運之
費七萬六千緡項城漢項縣屬汝南郡唐屬陳州九域
志在州東南七十里據水經註潁水汝水之別流潁水
至古南頓縣與潁水合唐之潁水縣漢汝陽縣地也

輸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餘緡音鄆

偃

已未容管奏黃洞蠻屠巖州容管統容辨白牢欽

巖馬湯灤古等州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十九